

卫斯理  
武侠小说全集



# 倩女情侠

QIANNV  
QINGXIA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 倩女情侠

QIAN NU QING XIA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倩女情侠/倪匡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5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ISBN 978 - 7 - 80240 - 438 - 0

I. 倩… II. 倪…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8238 号

书 名:倩女情侠

作 者:倪 匡

责任编辑:杨淑萍

出版发行: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65060478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3

字 数:209 千字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0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第一章	艳魂古堡	1
第二章	勾命无常	13
第三章	嫁祸蒙冤	25
第四章	奇事迭生	37
第五章	治伤遇敌	49
第六章	笑面阎王	60
第七章	魔教南宗	71
第八章	伤心往事	82
第九章	青城之恋	93
第十章	大殿风云	104
第十一章	掌门之争	115
第十二章	身中奇毒	127
第十三章	二气秘笈	138
第十四章	巫山三残	149
第十五章	三峡之行	160
第十六章	步步惊魂	171
第十七章	魔女月梅	182
第十八章	既爱且妒	193

# 倩女情侠



## 第一章 艳魂古堡

月黑风高，在那条盘旋曲折的小路上，两个家丁打扮的大汉，正施展轻功，大踏步地向前赶路。这两人，约莫都有五十上下年纪，脚程极快，一步就迈出老远，走着走着，其中一个道：“大哥，我们今晚离开了两个时辰，只盼不要出事才好！”

另一个道：“放心，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说话之间，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咯吱”，“咯吱”之声，两人一怔，一齐回头看时，只见一溜黑影，飞也似赶了过来。这两人本来是武林中的高手，十数年前，辽东双煞，宋文、宋安两人，在江湖且也有不小的名头。多年前，得罪了黑道上人物，被几个穷凶极恶的人物，群起而攻，但却被一个人拔刀相助，这才保得性命。

事后，这兄弟两人为感那人救命之恩，便随他做了家丁，虽然多年未涉足江湖，但对江湖上的过节，还是熟悉的。一见那人身法如此之快，便知是江湖上的夜行人，急忙将身子闪过一边，那黑影也毫不客气，从两人身旁擦过，两人只觉一阵微风过处，黑影已在一丈开外。

一等那黑影掠过，宋文突然“啊”的一声，向那黑影一指，道：“老二，你看那人背后负着什么东西？”

宋安用心一看，那黑影果然背着一件物事，那物事高约六七尺，宽约两三尺，看来像是一只长方形的木箱子，心中便打了一个突，反问道：“大哥，你看像什么？”宋文道：“还用说，准是一具棺木！”

宋安“呸”地一声，道：“大哥，你又胡来了，谁三更半夜，背着一具棺材赶路？”讲至此处，猛地醒起，失声道：“哎呀不好！这条路向前去，只能通到艳魂堡，那人莫非——”

宋文也已想到不妙，道：“追！”两人脚底加劲，“刷刷刷”地向前窜去。

任两人跑得如飞一般，却始终没有追上前面那条黑影，两人心中越来越着急，不一会儿，三面峭壁之旁，已出现了一座古堡。

那座古堡在黑暗中看来，益发显得雄伟神秘，像是几头硕大无朋的怪兽，

蹲在黑暗中一般，只有一丝灯光，从一个窗口中透了出来。

两人一见灯光，便松了一口气，齐声道：“还好！怕是我们自己做了亏心事，因此便疑神疑鬼了！”

他们口中所谓“亏心事”，乃是指离开了艳魂堡大半夜而言。原来辽东双煞的恩人，便是此堡主人，当年在救了辽东双煞的时候，无论两人怎样探听他的姓名来历，他总是一言不发。

辽东双煞俱是血性汉子，觉出那人武功绝顶，虽然不明他的来历，也应感恩图报，便将自己甘愿终身服侍的心愿说了。

那人答道：“服侍我倒不必了，我有一个女儿，生性孤僻，我又不能时时陪伴在她身边，住处艳魂堡虽然荒僻无比，但是建筑宏伟，堡中房屋，不下数百间之多，你们就去艳魂堡陪她吧！”

辽东双煞当时正在镖行做镖头，对江湖上的各种传说，本来所知最详，一听“艳魂堡”三字，觉得这名称好熟悉，像是什么时候听说过一般。

但却又怎么都想不起来，大概听说已经多年，早就忘了。当时便随着那人到了这里。那时，那人的女儿才九岁，如今已时隔七年了。

堡主——辽东双煞只有这样称呼他们的大恩人——行踪诡秘，或外出经年不归，或则在堡中一住半年，连大门也不出一步，多年来，辽东双煞也已看惯。

两天前，堡主仍就是一领青衫，一张古琴，飘然离堡而去，辽东双煞送出里许。堡主突然吩咐道：“此次我离家外出，说不定什么时候才回来，你们切记，不可离开艳魂堡！”

辽东双煞只当是例行文章，顺口答应，并未多想。事后谈起，虽觉堡主神色有异，但想起七年来，偌大的艳魂堡中，除了堡主、堡主的女儿和自己四个人外，没有第五个人来过，而且堡主武功如此之高，自己每隔几个月，得他一次指点，七年下来，武功精进不少，就算遇到昔年大敌，也自信足可应付。常言道虎父无犬女，堡主的女儿，定亦非弱者，因此便放过不再想他。

堡主走后的第二天，两人在离艳魂堡三十余里的小镇上沽酒，突然有人塞了一张纸条在宋文的怀中。

当时并非市集之日，街上的人也并不多，以辽东双煞如今的武功而言，什么时候被人在怀中塞了纸条，尚不自知，事情本就出奇。

展开纸条一看，上面将两人骂得狗血喷头，并还约两人第二天晚上，天一黑，便在小镇外相会，下面却又没有署名。

两人一商议，觉得自己隐名埋姓，在此隐居多年，居然有人能知道自己

的底细，非去会一会不可，天未黑，便各自怀了兵刃，前去赴会。

怎知左等右等，什么人也没有到，两人陡地忆起堡主临走时的话来，想起留下小姐一人在艳魂堡中，若是什么人使下了调虎离山之计，前去加害于她，则堡主回来，自己尚有何面目见人？

因此立即回堡，在半路上，便碰到了那溜身法奇怪的黑影。

两人一直追到堡门口，也来不及打开大门，足尖一点，“刷刷”地蹿上了高约丈许的围墙，尚未跃下，两人便对望一眼，心中暗叫糟糕。

大厅之中，有灯光摇曳！

小姐的性格，为两人所深知，除了在闺房之中，便是在堡主的藏书楼中埋头看书，一天中虽有几次见面，但却说不上三句话，绝不可能在如此深夜，还会在大厅之中，而自己出去时，天尚未黑，又绝无在大厅中点着了灯的道理。两人一打眼色，已各将一柄锁子钟探在手中。

两人所使锁子钟，链长七尺，一头是一只拳头大小的八棱虎爪钟，另一头是一个精钢打就的利爪，招数极为神异。

将兵刃探在手中之后，两人悄然跃下，蹑手蹑足地走到大厅之旁，向内一看，俱皆吓了一跳。原来那大厅极为宽敞，正中两张八仙桌上，此时却被人放了一口棺材在上面，两旁还插了两支儿臂粗细的大蜡烛，一支已经点着，一个人背向自己，正在点第二支。

饶是两人在江湖上闯荡了半辈子，什么样的奇怪事儿全都见过，此时也想不透那人巴巴地背了一具棺木来艳魂堡，放在大厅之上，是什么意思。

宋文首先冲进厅去，手臂一抖，锁子钟“霍”地抖出，直袭那人后背心。

那人恍若未觉，还在点他的蜡烛，那钟眼看离他背心不过尺半，宋文觉得一声不出，背后袭人，未免说不过去，便将去势略止了止，怎知就在这一止之间，那人便突然转过身来。

才一转过身，便双袖飞舞。刹那间，大厅中起了一阵劲风，向宋文、宋安两人迎面扑到，烛火高蹿中，两人只看清那人衣饰怪异，袍袖奇大，飞舞之间，将脸面尽皆遮住，而那阵劲风，力道又越来越大，几乎连气都闭过去，知道来人乃是高手，慌不迭各自将锁子钟舞起一团精光，护住全身，劲风袭到，仍将两人撞退几步。一溜黑烟似的，那人便如箭离弦也似，窜出了大厅。

宋文、宋安急忙转身赶出，但闻秋虫鸣声，哪里还有人影？

两人相顾骇然，回到大厅之中一看，只见两支红烛之中，还竖着一个灵牌，上书“方幽兰之灵位”六个字。

两人相顾愕然，呆了半晌，宋文道：“老二，这方幽兰是什么人啊？”

宋安反问道：“你认识吗？”宋文道：“呸！我怎么认识？”宋安没好气道：“这就是了，你不识此人，我怎么会知道？”

宋文道：“看名字，像是女人！老二，咱们开棺来看看，这种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天下哪有自己家里死了人，却将棺材灵位抬到别人家里来的？”

宋安刚好也有此意，两人合力，一掀棺盖，怎知棺盖并未钉住，一掀便落，两人一齐向棺中看时，不由得各自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再看第二眼，一口气退出好几步去，道：“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

原来棺内躺着一个年轻女子，瘦削削的，极为苍白，但容颜美丽，有一种说不出的清丽脱俗之感，不是旁人，正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艳魂堡主的女儿。

半晌，宋文苦笑道：“好哇，艳魂堡艳魂堡，这下子可真有艳魂啦！”

宋安瞪了他兄长一眼，道：“亏你还有心思取笑，我问你，堡主回来，咱们怎么交待？”宋文喃喃地道：“原来堡主姓方，小姐叫方幽兰，我们都不知道，那人却能知晓，我看其中，定然另有蹊跷！”一面说，一面向棺材走去，低头再看了一看，失声道：“老二，你快过来！”

宋安道：“过来做什么？”还未起步，只见宋文将手伸入棺木之中，竟将死人提了出来。

宋安大骇，喝道：“大哥，你——”一个“你”字才出口，宋文“哈”的一笑，脱手将死人向宋安掷来，宋安心中大惊，一伸手接住，觉得轻飘飘的，仔细一看，哪里是什么死人，不过是一包棉花，穿了几件衣服而已，头发也是画上去的，脸面以白绢画成，奇的是虽然明知是一个假人，但是仔细捧住了一看，绢上所画的那个脸孔，和堡主的女儿，确是一模一样，丝毫不差。

看得久了，眼一花，几乎就是活的，的确是神工。

宋安将假死人放下，道：“这是什么意思？”宋文一摊手，道：“我怎么知道，看来小姐仍未睡，只有去问她自己去！”

宋安想了一想，事情太奇特，堡主又不在这里，来人武功显然高过自己许多，别的不说，以那人刚才走时声势而论，若要出手加害，真是易如反掌。江湖上有些高手，在要下手杀人之前，往往先送信给人，以示明人不做暗事之意。

这人背了一口棺木来此，连神位蜡烛俱全，就是表示要取小姐的性命，亦非不可能之事。除了和小姐去商量外，还有什么法子？

两人战战兢兢，将棺盖盖了，走出大厅去。

出了大厅，乃是一个长廊，黑漆漆的，望不到尽头，两人初到时，也是



住不惯，此时却如同白天一样，飞驰向前，长廊两边，皆是门户紧锁的房间，为数不下七八十间，他们两人在此住了七年，从来也没有进去过，更不知道房中放着些什么东西。

尽头处，是一个盘旋而上，陡直的楼梯，两人一路走了上去，迎面一块匾额，上书“藏书楼”三字。

宋文宋安两人就在门前止步，“砰砰”地打起门来，半晌不见答应，宋文叫道：“小姐！小姐！”

这才听得里面一个年轻女子应道：“进来吧！”两人推门而入。

那是一间与下面大厅同样大小的一间房子，四壁全是书架，高达天花板，也不知有多少本，一格一格的，摆得极为整齐，更难得的是纤尘不染。

正中，放着一张书案，点着一盏灯，一个年轻姑娘，正埋头在看书，明知两人也已进来，却连头都不抬，只是问道：“两位叔叔什么事？”

宋文宋安两人不知怎么开口才好，还是宋安聪明些，想了一想，单刀直入地问道：“小姐可是姓方，名幽兰？”

那少女猛地抬起头来，脸色苍白，秀丽脱俗，有一股难以形容的清丽，仿佛她不是属于人世间，而是属于虚无飘渺的境地的。两只如一泓秋水的大眼睛，向辽东双煞看了一会儿，道：“咦，你们怎么知道？”搭拢了书，盈盈地站了起来。

宋文道：“有人送了一口棺材来，还有灵位蜡烛，灵位上写着方幽兰三字。”

方幽兰一笑，道：“这又怕什么！”这一笑，宋文和宋安俱已看出颇为勉强，宋安接着道：“棺木中还放着——”他本来想讲“放着你的尸体”，但方幽兰分明未死，这话怎么出口？犹豫了一会儿，方幽兰已然接口道：“不用说了，我知道了，放着我的尸身，是也不是？快拿来我看！”

宋文已将那假死人带了来，闻言忙递了上去，道：“小姐请看！”

方幽兰接在手中，看了半晌，辽东双煞仔细注意她的面色，见她虽然力充镇静，但面色却由白而青，由青而白数次，半晌方道：“像得很，是不？”

宋文、宋安面面相觑，想不到她还有闲情逸趣来问这个，两人性格直爽，径撇开她的问题不答，正色道：“小姐，我们两人虽然武艺不高，也猜不透那人送棺木来是什么意思，但若有人想来加害于你，堡主不在，我们都有责任，小姐有何主意？”

方幽兰叹了一口气，道：“你们讲得有理，就在这里陪我吧！”

重又坐下，埋头看起书来。不知不觉，天色已然大明，宋文宋安两人一商量，由宋文去下面厨房弄吃的东西，宋安仍在藏书楼上，陪着方幽兰。

方幽兰直看了一夜的书，天明时分，伏案假寝了一个时辰，又看起书来。

宋文走下了楼梯，那艳魂堡中，虽在白天，也是阴沉沉的，此时他心中有事，便觉得分外可怖，步步惊魂起来，等到快将走到尽头，推开门来，便是大厅之中，突然听得身后“嘯”的一声。

宋文心中本就警觉，一听那声音，便辨出离自己背后不过丈许远近，尚未转过身来，锁子钟便“呼”的一声，向后直丢出去，然而才转过身来，定睛一看，一个人也没有。

宋文一抖手臂，把锁子钟收了回来，再侧耳细听时，又是“嘯”的一声，却是发自一间房中。

宋文心中又惊又疑，几年来从不曾对这些深锁的屋子起过疑心，此时经过昨晚的怪事之后，他不能不深思这艳魂堡中的一切了，尤其是堡主人那种神秘的行径。此时听得一向被自己认作是空屋的房间中，竟然有声音发出，更是好奇心大起。

轻轻走了过去，将耳贴在门上，用心一听，只听得房间中有一阵奇怪而难以形容的声音，又不像人哭，又不类狼嗥，叫人听了，毛发直竖，说不出的恐怖。宋文自二十几出道，在江湖上也南闯北荡二十多年了，此时也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拍门道：“里面是谁呀？”

一问之后，却又寂然无声，等了半晌，再问几遍，仍是得不到回答，只得将早饭弄好，端上了藏书楼，吃完之后，将宋安叫过一边，附耳将刚才发现的奇事说了，语音低得不能再低，方幽兰也在低头用心看书，照理，绝没有听到的道理，但宋文还未讲完，方幽兰秀眉微蹙转过头来，面上大有不愉之色，道：“宋叔叔，这堡中的事，两位最好不要管，否则，难免有什么不便之处。”

两人一惊，暗想好耳朵啊！讲得那么低，她已经听到了，可知看来她像是弱不禁风，十足的书呆子，实则上武功不定怎么个好法，见她不让过问堡中异事，也只得心存纳罕。

一日易过，暮色笼罩大地，堡中已是暗到了极点。宋文将灯点起，三人觉得无话可说，不一会儿，楼下“嘯嘯”之声又起，宋文向宋安使了一个眼色，两人俱都将锁子钟抓在手中，以应巨变。

不一会儿，忽听“轰”的一声巨响，其声空洞之至，在堡中激起“嗡嗡”不绝的回音，方幽兰突然低声道：“宋叔叔，我害怕！”

两人见她大眼睛中，确是充满了恐怖，一齐安慰道：“小姐别怕，有我们在这儿哪！”

方幽兰摇了摇头，突然手向门口一指，辽东双煞只顾劝她，俱是以背对

门口，看她一指有异，连忙回头时，只见藏书楼口，站着一个人长发披肩的女人。

那女人身披一袭暗紫色的长袍，以背向门，慢慢地倒退而至，行动无声无息，宛若幽灵一般，宋文宋安两人一时间不知如何才好，只觉那女人身形苗条颀长，长发更是黑缎子也似，想来定是一个极美的人，两柄锁子钟俱以准备停当，但却发不出去。

那女人却一步一步地逼近，猛听方幽兰尖叫道：“别转过头来！”宋文宋安两人陡然惊觉道：“何人大胆，敢夜闯‘艳魂堡’？”“刷刷”两钟，先后飞出，一飞出之后，两人便倏地左右分开，各自手臂一颤，顶端圆钟如活的也似，自下而上，划了半个圆圈，直向那妇人腰际袭到。

那女人仍不出声，只是两臂一伸，十只手指，如春葱也似，对准了圆钟，“得”的弹出，宋文、宋安两人只觉虎口一麻，不但圆钟直荡了起来，人也几乎向前跌去。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紧稳定身形，那女人呆了一呆，突然身形一晃，便出了藏书楼，紧接着，楼下又是轰然巨响，音响寂然之后，便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宋文宋安回头一看，见方幽兰脸上，惊恐之色也已消去；宋文嘴唇动了一动，尚未开口，方幽兰已道：“宋叔叔不必问，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宋文宋安两人心想，她这话分明是在说谎，这父女两人，可称得上都是一等一的怪人，忍不住又问道：“小姐，此人不是送棺材来的那人啊！”

方幽兰答非所问，又前言不对后话道：“我知道，她怕是也知道蓝无常已将棺木灵位送到，想来保护我的！”此言一出，像是又自知失言，笑了一下，道：“我也是估计罢了！”

辽东双煞宋文宋安一听她讲出“蓝无常”三字，猛地想起江湖上传说的此人来。但此人久已不在江湖露面，几乎已达四五十年之久，早年，他要害人，确是如此手法，棺木送到之后，无论你防范怎么严法，数日之内，一定取你性命，比真的勾魂无常还要厉害，但因事隔太久，江湖上提起，也只当荒诞无稽的故事，若不是方幽兰自己讲起，再也想不到会是他，心想方幽兰不过十六七岁年纪，怎会和这种神出鬼没的大魔头结下了怨仇？

那女人又是什么人，难道也一向住在“艳魂堡”中，连自己都不知道吗？

为什么她要来保护方幽兰，而方幽兰却又不愿意呢？两人自信武功虽不足与艳魂堡主相比，但刚才那一钟，若是向石狮子砸去，至少可以将石狮子

崩下一块来，那女人纤指一弹之力，竟可将之荡起，武功之高，可想而知，一连串的疑问，全都得不到解答，只得小心防备，闷闷地倚着壁间书架，用心戒备。

此时，艳魂堡外，突然出现了两条人影，不过并非是入堡而来，而是出堡而去的。

那两条黑影一路不停，直奔出三十余里，已来到那小镇之上，方才缓了一缓，在一所茅屋之前，停了片刻，便推门而入，茅屋中早有一人迎了上来，问道：“怎么？可曾探出什么究竟没有？”

那两人道：“说来话长，先让我们歇一歇再说。”三人一起坐了下来，那从艳魂堡出来的两人，年纪不过三十上下，但那在茅屋中的人，年纪更轻，怎么看也不满二十。两道剑眉，斜飞入鬓，生得极为英俊，一双星目，更是顾盼神飞，神采奕奕。

那两人坐定之后，同声道：“蓝无常二次出世，已无疑问，一具棺木，也已送到了艳魂堡中，但是艳魂堡的事更令人难测，我们傍晚时分前去，便藏身楼上，一直到刚才，看得莫名其妙！”

那年纪最轻的一个问道：“你们两人讲了半天，到底堡主人姓什么？叫什么？”

两人争着道：“姓方！他女儿叫方幽兰。”青年直跳了起来，道：“姓方？你们可有看错？”

两人道：“怎么啦？那神位之上，清清楚楚写着方幽兰之灵位六字，神牌用的乃是上佳玉石，那六个字是蓝无常以捏石成粉上乘内功划出来的，我们俱都看得仔仔细细。”青年人呻吟片刻，道：“若是姓方，这事情便扎手了！”

两人问道：“什么道理？”

青年人道：“两位，既然蒙程老镖头看得起我，要我下青城山来，为你们办这件事，你们总应该信得过我的了？”两人忙道：“这个何消多说！”

青年人道：“不错，但艳魂堡主若是姓方，则我不敢说有成事之望，那单红货，所值究竟多少？贵镖局可曾过目？”

那两人乃是开封府神威镖局的镖头，开封老英雄，一碑镇南岳程万雄门下弟子，一个叫林志强，一个叫丰烈，抢着道：“罗小侠，不止是咱们镖局这一单，近两年来，只要是红货一经此处，皆全无缘无故失去，已有十余家镖局，吃了倒账，若不是这样，师父也不敢以此来麻烦铁盆老人，至于这次我们所失的——据师父说，要是找不回来，倾家荡产，不足十一之数！”

那青年人叹道：“真奇怪，难道两年多来，竟无一人得睹劫镖人的真面目吗？”

林志强道：“不要说真面目了，连人影子也看不到，那单红货，是师父和我们两人一起保的，来到这里，树林中啸声一起，我们知道不好，师父立即捧起大石碑扑向林中，我们也未见他出来，腰间一软，便中了人家的道儿，四个时辰之后，穴道自解，到林中一看，师父那块仗以成名，重二百四十余斤的大石碑，已断成两截，他人也已受了重伤！”

青年人奇道：“难道程老镖头，也未看清敌人身形吗？”丰烈叹道：“师父事后绝不愿和人谈起，只是悄悄对我们说，他一窜入林中，便迎面一股劲风袭来，他急以石碑去迎时，“啪”的一声，石碑断成了两截，更撞到他胸部，不但肋骨断了两根，而且还受了内伤。这才命我们专程去访请铁盆老人的，以罗小侠师父武功，肯下山相助，也是一样的。”

青年人道：“看情形，虽然蓝无常二次出世，但这几件案子，怕不会是蓝无常做的，我刚才听说艳魂堡主姓方，便大吃一惊，不知两位可曾听到过一人，外号人称琴仙的吗？”

林志强脱口叫道：“琴仙方玄！”

青年人点了点头道：“据附近乡民言，每当月白风清之夜，艳魂堡中，便有极为悦耳的古琴声传出，而堡主又姓方，八成是琴仙方玄！”

林志强与丰烈同声道：“但是那琴仙方玄，听说在十年前，夫妻反目，已经同归于尽，怎么会隐居在此？”

青年人道：“这话难说，依我看来，蓝无常棺木不送琴仙方玄，而送他的女儿方幽兰，其中定有原委，而棺木既已送出，数日之内，蓝无常必到无疑，明日一早，我与两位开门见山，径去拜访琴仙方玄，将事情表明，就说镖行中已再也受不起损失，请他出来做主便了。”

林志强道：“看情形，堡主并不在。”青年人道：“找他女儿，也是一样。噢，我倒想起了，两位艳魂堡中，还看到了些什么？”

丰烈道：“尚有两个约莫五十上下，武功平常的人，看来是艳魂堡的家丁，噢，还有，林师兄，不知你听到没有，堡中不时传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又不像人哭，又不像狼嚎！”

林志强道：“我非但听到这个声音，在我们离开堡前，楼上还曾起了一阵喧闹，我仿佛见到了一个长发女人，如鬼魂似的，一闪便不见了！”

青年人笑道：“真是越来越奇了，明日非去看个究竟不可，就算没有结果，看看蓝无常怎样和琴仙方玄动手，也是好的。方玄那十二招从古琴中化出来的剑术，听说每一招之中，还有大七式与小七式两种变化，已到了出神

人化，不可思议的地步，去见识一下，也是好的。明日一早，两位可愿与我同行？”

林志强与丰烈两人，知道此去，弄得好还可以，弄得不好，不要说琴仙方玄为人，介乎邪正之间，绝不是个好伺候的人，那蓝无常更是出名的心狠手辣，一个不好，焉有幸理？

相互对望一眼，期期艾艾，答应不下，两人中还是林志强大胆些，道：“罗小侠为我们出力，尚且敢去，我们自然附骥而行！”青年人一笑，道：“两位千万别客气，我师父铁盆老人武功虽不错，我却是个大饭桶哩！”

林志强和丰烈两人，本来心中就存着疑心，因为这姓罗的年纪不满二十，行动又文质彬彬，看来竟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但偏偏又是青城派掌门人，武林大宗师铁盆老人的关山门徒弟。

听说铁盆老人在收他为徒之时，年纪已逾花甲，若不是好资质，定然不会破例收徒，可是一路由开封陪他来到这里，又未见他身手如何了得，只得意气豪迈而已，当下听得他这样说，丰烈首先心中一惊，暗想他这句话，如果不是自谦，而是事实的话，明天可有的瞧哩！但既已答应了人家，怎好意思反悔？一夜未曾好睡，第二天鸡鸣三遍，刚朦胧合眼，青年人已将两人叫醒，匆匆吃了些干粮，便出门而去。

相隔三十里余，不消一个时辰，艳魂堡已然在望，一色青灰色的水磨砖，连围墙也是一样，每一块砖，都大得出奇，三人来至大铁门前，青年人顺手拣起一块拳大石头，便向门上掷去。“当”的一声，石头碎成七八块，激射而出，声音也震得三面峭壁，荡起回音。

林志强和丰烈两人，看在眼中，心内暗暗高兴，暗忖就这一下，若不是腕力惊人，便难做到，若再加上铁盆老人的名头，大致不会出事了。

过了不一会儿，只听到上面有人高声喝问道：“什么人在门前骚扰？”三人抬头一看，见是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正从窗户中探头外望，神色极为紧张，青年人退后两步，气纳丹田，将声音缓缓逼出，听来宛若龙吟，铿锵而有节奏，道：“在下青城山罗征，欲见琴仙方堡主，烦请通达是幸！”

那探头前来相询的，正是宋文，他们堡中藏书楼中的三人，也是一夜不曾好睡，天明不久，便听得大铁门外，一声巨响，宋文宋安两人，已被夜来异事搅得草木皆兵，不敢下楼开门，索性翻开了窗，居高临下作答，一见是三个年轻人，先放了一半心，罗征一报名头，宋文心中暗骂了一声“无名小卒”，转身对宋安道：“一个雏儿，要找方堡主，又说什么琴仙琴神的。”

宋文尚未回答，方幽兰已慢慢向窗口走去，在窗缝中向外一望，奇道：“噢？这三个人年纪很轻，爹不会识得他们的。宋叔叔，和他们说，艳堡主自姓张，向不与外人往来，叫他们请便吧！”

宋文依言说了。罗征哈哈一笑，响遏行云，宋文宋安两人暗叫好功夫，接着便听得他朗声道：“何拒人于千里之外？在下要做不速之客了！”

只见他身形微耸，已箭也似的上了围墙，又作了一揖，道：“请尊驾让路！”

那艳魂堡中房间虽多，但有窗户的，却只有这间藏书楼。总共也不过四个，每个窗户，只有一尺见方，宋文正站在窗前，已将窗户遮去了一大半，一听说叫让路，心中一怔，暗想围墙顶上，与这窗户，相距不下三四丈，就算轻功好，能以到达窗旁，这么小的窗口，若不会易筋缩骨之法，怎么钻得进来？这小子年纪轻轻，想不到却会吹大气！冷笑道：“老二，倒要看他怎么能进得了藏书楼！”

身子一闪，便已闪了开去。罗征若不是有把握，自然不会如此说法，他本是青城山下一个放牛娃儿，家中无一亲人，受尽欺凌，连一日三餐，都不得饱食，饿得急了，便在山脚下乱挖野草根吃。

那青城山钟天下灵秀之气而成，独多各种灵药，从六岁起，放了两年牛，倒给他服食了不少奇药灵丹下去，已是身轻如燕，力大无比，有一次雨后，见一种向不结果的灌木上，突然生出了一串其色娇黄的小果子，贪它颜色好看，而且又异香扑鼻，便摘下来吃了。

怎知到了晚上，便全身浮肿，出气多入气少，被主人家吩咐长工，抬到山脚下，已当他死去的一样。刚好铁盆老人下山云游遇上，一见便看出他根骨之好，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好人才，而且还是刚才误服了一串千载难逢的“天黄果”下去。

那“天黄果”常人服上一颗，便可延年轻身，罗征其时不过八岁，一服便是数十颗，未受其益，先受其害，便将他带上山去，拼舍十余年功力，以本身绝顶内功，将他身上“天黄果”之力化开。

从此罗征便拜在铁盆老人门下，铁盆老人门下徒弟虽多，但罗征后来居上，已胜过师兄好多，铁盆老人有意将青城派道统，归他继承，但又怕他年纪太轻，一则无甚江湖阅历，难当重任，二则又怕他几个师兄不服，因此当一碑镇南岳程万雄，路途迢迢，派人到青城山请铁盆老人下山相助之时，铁盆老人便命罗征下山一游。

当时铁盆老人已知道事情不是易与，但为了想磨练罗征，也未多加考虑。而且深知罗征年纪虽轻，实在江湖上能胜过他的人也已不多。

当下罗征见宋文果然让开，打量了一下距离，蓦地里一声清啸，身形凌空拔起两丈高下，林志强和丰烈两人，在围墙之外，已看得呆了。

宋文、宋安两人，也脱口叫道：“好个一鹤冲天！”只有方幽兰若无所觉，罗征听得堡内人也在赞好，心中高兴，有心卖弄，突然一个筋斗，倒翻过来，刹那间真气游转全身七十二关穴，一口气提起，头下脚上，又蹿起五六尺高下，再是一式“柳莺穿梭”，便向墙上射去，但究竟离窗口，还差三四尺高下。

罗征力透五指，向砖上一插，直插了进去，先将身形稳住，抬头向上一看，只要再略略一蹿，便可施展“易筋缩骨之法”，从窗中窜进，怎知突然眼前晶亮一闪，一柄利剑，突由窗口伸出，剑尖离自己头顶“百会穴”，不到半寸。



## 第二章 勾命无常

罗征不由得心中一凛，暗想那人出手好快，剑已将刺到自己头顶，自己方才知觉，但他究竟是名家之徒，临危不乱，略一抬头，将自己的“百会穴”避开了剑尖，顺往剑背向上看去，只见那柄剑薄如蝉翼，几乎半透明，隐泛寒光，冷莹莹的青色中，有一丝一丝鲜红色的网络。

他在铁盆老人门下十年，文武兼修，熟读剑谱，只知这柄剑一定不是常品，但却叫不出它的名堂来。

再向上一看，他更是呆了，在他想象当中，持剑将自己阻住的，不是宋文宋安，也应该是一个中年秀才之类的人物，但是露出在窗口的那大半脸庞，却是一个秀丽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少女！

罗征少年老成，任侠仗义，绝不是登徒子之流，然而看到了那少女的脸庞，他也呆了，一刹那间，竟忘了自己以手插在砖墙上，而且是被人以一柄利剑逼住，只要稍稍向前一送，便无生理。

他心中只是不住地在赞叹那少女的美丽，那种一点也不俗气的美丽，瘦削削的脸，白得几乎没有血色，一对深到不能再深的大眼珠，这一切，都不是人间所应有的，罗征不由自主，向她微微一笑。

那少女，自然便是方幽兰了。

她在窗缝中见了罗征施展轻功，竟要强冲入艳魂堡来，心中虽然叹服罗征轻功之妙，但却绝不愿意罗征入藏书楼，是才突然出手，以一柄家传“蝉翼剑”，将他逼住，好令他知难而退。

怎知一则罗征生性倔强，任何事不做则已，一做，就务求成功。二则，她自己那种超群的美丽，将罗征吸引住了，待到她见了罗征向她微笑之时，她也看清了罗征是一个极为英俊的青年人，不知怎地，忍不住回了一笑。

罗征左手慢慢抬起，将她手中利剑轻轻推开几寸，不令剑尖对准了自己的要害，方幽兰竟然鼓不起勇气将剑再逼在他的头上，任由他移了开去。

罗征心平气和地道：“方姑娘，在下冒昧造访，虽有不适之处，但却是为